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二十二回 誇海口夜入達摩堂 施絕藝三俠闖五門

上回書正說到：三俠進山，亂石島大寨主三孔獨角蛟馬彪馬雲龍傳令備船隻迎接三俠，在山口之中見面。寒喧幾句，然後三孔獨角蛟馬彪馬雲龍帶著所有的眾家寨主把隊伍調轉，擁三俠同進大寨。一進寨門順著山路往上走，老俠侯振遠一看，山勢十分險惡。不過看於老俠的意思好像是胸有成竹，一點兒不在乎。眾人一直來到修在半山腰兒上的二道寨門，這裡也是重兵把守。

順著二道寨門再往裡走，直到三道寨門，可就到裡寨了。寨門兩旁邊順著山勢修的寨牆足有一丈七八尺高，這個牆就地取材都是用石頭砌成的，挺好看。

寨門兩旁邊兒各站著二十名兵丁，弓上弦刀出鞘嚴加防備。大寨主拱手請三俠進了三道寨門，東西兩配房不計其數，正中二十五間大廳。院裡頭栽種著奇花異草，濃郁芬芳。大廳前出一步廊，台階下每邊站著五十名兵丁，各跨一口腰刀，刀斫腹齊，都是挑選出來的二十歲上下的小伙子。大寨主馬彪一抱拳：「老俠客請吧，哈哈！」於老俠點頭：「大寨主頭前帶路。」老三俠隨著馬彪哥兒九個往裡走。大廳內十分寬敞，迎面有二十四扇落地的圍屏，上頭繡著喜鵲登梅，都是南繡平錦的。迎面有個長條的桌子，桌子後頭有一把金交椅，金虎皮蒙著。這個地方沒人坐，連大寨主也不能在這兒坐。馬彪馬雲龍一躬到地：「老俠客，既然來到鄙寨，請來上座」西方俠於成於洞海可知道這地方坐不得，你要往這兒一坐，人家說你要謀奪我的山寨，馬上就跟你打起來，輸贏勝負不說，你沒有理。西方俠於成這麼大的年紀哪能上這個當？」哈哈，大寨主！常言說帥不離位，這是閣下的座位，老朽不敢僭越，我們還是便座一談吧。」馬彪馬雲龍心說：於成久經大敵，綠林道的事兒瞞不了他！「既然如此，恭敬不如從命，來呀，看座！」馬上有人過來，從上垂首擺上三個茶几三個兀凳兒；下首裡擺上九個茶几九個兀凳兒，一切準備好，獻上茶來，大家伙兒執手落坐。

老三俠坐好，人家九家寨主也坐好了。老俠於成一抱拳：「大寨主，這一次您把我弟兄三人叫到貴寨，一定有要事相商。」馬彪看了看於老俠：「老俠客，不瞞你說，這一次把三俠請到鄙寨，確實是有點事。老俠客您是我們二十年前的朋友，也是武林道的老前輩，作為說和人來說，您昨日在戰船上破釜沉舟，苦口婆心地相勸，我弟兄應當聽從，只因我的弟兄們一時糊塗，這樣才招怒了你們兄弟幾位，戰船以上動了手。當時我馬彪也在想，像老俠客們都是威名遠震的前輩，我們怎麼敢得罪呢？為此我先暫時請你們幾位到店中。我們哥兒九個回到山寨以後細細思量，覺得很對不起你們，我們又追查了韓寶、吳志廣、陸寅、陸豐，也確實是這麼回事兒，更覺得對不起你們。不瞞您說，我們是鐵善寺的門人弟子，也是很講情理的，我們本應當聽從您的良言相勸，把這四個人拱手相讓。」「哈哈，大寨主，這不很好嘛，我們可以作為朋友嘛。」「對！可無奈一節，咱們江湖綠林道上的事兒您還不明白嗎？舌頭底下壓死人哪！我們要把這四個人交給您，知道的是道義相投，我們跟您是朋友；不知道的說我們弟兄九人懼怕三俠，那樣一來，我弟兄在江湖綠林道可就沒法混了！」「嗯！大寨主，你們弟兄在江湖上也很有名氣，甭說你們弟兄，還有你們弟兄的長輩呢，還有雲南孤兒山鐵善寺呢，衝這也不能讓你們弟兄栽了跟頭。可有一樣，您不給人，這事情完不了；您給人，多少對名譽有損，事情很難兩全。大寨主，您的意思打算怎麼辦呢？」「唉，老俠客，我們有點不盡人情的請求，在我們金銀亂石島的後山，這個地方的地勢很好，我們鐵善寺的各代祖宗集思廣益，一代一代費盡了心血，把各門武術之長完全運用在人或者是飛禽走獸上，建造了一座達摩堂，這裡頭有九九八十一門武術，這些個武術都是各門的精華，也就是讓我們一代一代往下相傳，所有的弟子都從達摩堂裡鍛鍊本領，向各門武術學習。這個達摩堂可厲害，一般的武術家是打不了的。我們願意把這四個人放到達摩堂內，老俠客咱們訂好了日子，如果你們眾位在日限之內，把達摩堂打開了，那時候你們把四個人帶走，任憑他們投案打官司，我弟兄犯竊主之罪，還要在三俠面前請罪。」「噢，哈哈！」老俠於成微然一樂：「那麼要是打不開呢！」「哎！老俠客，要打不開，你們弟兄都是武林道出名的人物，也就沒有臉面再進我的金銀亂石島了，那時候也就得不到他們弟兄四人了。老俠客，您看怎麼樣呀？」

老俠於成明白，我二十多年前來過這裡，有意參觀參觀達摩堂，人家眾家寨主可沒讓。聽說這達摩堂是仿造古少林寺的一種機器人做的，自行走輪轉弦，底下的弦槽跟蛛網一樣，縱橫經緯，十分清楚，裡頭可厲害呀！老俠於成便問：「大寨主，破達摩堂是怎麼個破法呢？」「老俠客，破，就是憑你們三俠的能為，占敗裡面的飛禽走獸跟這些假人，但是不准給我們毀壞。因為所有的飛禽走獸及這些假人的底下都通著弦呢，你要用刀用劍把這弦給砍斷了，不就給糟踐了嗎？所以要憑您的能為，贏我們的假人，贏我們裡面的飛禽走獸。只要您精通各門武術您就辦得到。」「噢！這麼回事兒。」老俠於成剛要說話，童海川在旁邊搭茬兒了：「大寨主，小可很年輕，按理說這一次來到您的貴寶山，我童林只能聽著，或者是請我兩位兄長說話，不過這裡頭有我童林的干係，我不能不說話。您提的這個達摩堂，在未打以前，您讓我們看呢，還是不讓我們看？」「噢！童俠客，當然，說定了以後我們就同著三俠到達摩堂去看一看。」「要是那樣兒，韓寶、吳志廣、陸寅、陸豐這四個人怎麼往達摩堂裡放呢？」「童俠客，在中央戊土大廳裡邊兒有個鐵籠子，我們把這四個人綁好了鎖在鐵籠子裡，您到時候破了達摩堂，自能到這鐵籠子切近，便可以打開鐵籠子把他們四個人帶走，這人就歸您了。」海川點頭：「好吧！大寨主，我們先跟您去看看這達摩堂，然後再定。您看可以嗎？」「當然可以，我弟兄陪著三俠到後山去看一看，順便也把韓寶、吳志廣、陸寅、陸豐押往後山。來人哪！把他們四個叫進來。」時間不大四寇出來，陸寅、陸豐、低著頭不敢說話，但是韓寶、吳志廣趾高氣揚滿不在乎，進來以後一抱拳：「大寨主，你把我們弟兄叫進來有什麼事情嗎？」

「二位少莊主，我真有點對不起你們二位了，沒有別的，準備跟三位俠客爺打賭，破這座達摩堂，拿你們四位作為誘餌。來人哪，綁起來！」呼啦啦兵丁過來啪啪抹肩頭擺二臂，把四小全都給捆了。韓寶、吳志廣氣得一跺腳：「呸！姓馬的，你真是人面獸心，我弟兄千里投朋萬里靠友，來到金銀亂石島，希望你給我們遮風擋雨，沒想到羊入虎口，你拿我們當了一刀菜了！姓馬的，綠林道有你這號的嗎？」「別著急，二位少莊主，你們是八卦山老俠李昆李太極手下的弟男子姪，愛屋及烏，看佛敬僧，我應該高看。但這件事情也是因為你們二位呀，所以，請受點委屈吧。來呀，押走！」韓寶、吳志廣咬牙切齒，也沒辦法。

這樣，九家寨主陪著三俠，一部分兵丁押著四寇，大家伙兒由大廳出來往西走，通過一個大花園，走到後寨門。三俠跟著他們從這後寨門出來，再往前走，只見群山環抱之中有塊平坦的地方，達摩堂就在這兒，建造得起碼有十幾丈高。當中是達摩堂的亭子頂，周圍是分水三層滴水簷，朱紅油漆的抱柱，周圍還有仿漢白玉欄杆，八面有台階，台階分九層，從整個形式來說是坐北面南向的。在達摩堂房脊上還有一桿大旗桿，上面懸掛著杏黃緞子做的旗面，紅走穗兒、紅飄帶、紅火袋兒上頭有黑字。在這達摩堂周圍還有抱柱和半截的朱紅隔扇窗戶，底下是條兒磚砌出來的坎牆，朱紅的踏板迎著台階，當中有扇朱紅大門，只見青銅兩獸面，泊口合金環。在門上頭有一塊立額，紅匾青字，上頭寫著兩字：「丙丁」，意思是「南方丙丁火」。在這正門的裡頭，站著一個人，此人藍色絹帕纏頭，一身藍綢子衣服，腰裡煞著一根絨繩兒，腳底下薄底兒的靴子，左腳在前右腳在後，但是紙殼的腦袋，玻璃泡兒的眼珠兒。達摩堂很有講究，三層的滴水簷兒，是指天地人三才，分五面叫五行。周圍八個門兒，暗合著八卦之意，九層台階視為九宮。裡頭完全都是相生相剋能轉能動的假人獸，便形成了八十一門武術。迎門站的這人，就是一門武術。它是按二十八星宿當值排列的，今天是火星當值，所以它進的是南門——丙丁火。

大寨主帶著三俠往裡走，只不過就是看個大概。這都是假人，已經上了弦了，那為什麼人從旁邊過它不動呢？沒掛總弦。掛上總弦，你夠得著它，它就能打在你的身上。這些假人身上在致命的地方都有一盤弦，一個銅帽，只要你手點上了，「啪嚓」一下，這銅帽就動，裡頭弦就散了，跟鐘錶發條似的，這假人就不會動了。

大家進了二道門，兩旁各有一個角門，都關著。二道門是藍門，門開著呢。上頭一塊立額，藍匾金字，寫著兩字：「甲乙」，

暗合「東方甲乙木」之意。木能生火，按五行相生，這第二道門就生著頭一道門。這門的正中有一隻大仙鶴，造得栩栩如生，跟真的一樣，很好看。但此鶴的作用卻在表達一種武術，它暗合著達摩老祖八式掌中「鶴立沙灘步宜穩，指掌八面任屈伸」的招數。

再往裡走，可就進了三道門。這三道門亦有兩扇角門，關得很嚴。黑漆大門上頭也有一塊立額，黑底兒白字寫得是「王癸」，意思是「王癸水」，水能生木，那麼這個門就生著第二道門。大傢伙兒這麼一瞧，這三道門裡立著個大人熊，一人多高。熊也在武術之內，熊有拔山之力，「靠山背」這手功夫就來自熊的身上，當年軒轅皇帝把熊也吸收在武術之中。三俠看了看可就到了四道門了，這第四道門是白門，兩邊的角門也關著，當中的大門是開著的。一塊白匾金字，寫的是「庚辛」，這就是「西方庚辛金。」金生麗水，所以它生著第三道門。老三俠往裡邊一看，在這門裡頭臥著一隻斑斕猛虎，喝！跟真的一個樣啊！虎有三絕藝，「掃堂腿」就是從虎身上來的，軒轅皇帝也把虎吸收在武術之內。

三俠跟著他們進第四道門後，前邊可就是第五道門了。五道門兩邊也有角門，關得很嚴。五道門是黃門，門上頭也有一塊立額，立額上是黃底兒的紅字，寫著「戊己」兩個字，這就是「中央戊己土」，快到達摩堂的正中了。

土能生金，這第五道門又生著第四道門。海川這些人往裡仔細看，裡頭沒有別的，當中迎門有一個達摩老祖的神像，看著十分莊嚴肅穆。高大的法身，穿著青僧袍，五領四帶，大領闊袖，外罩棋子兒布的大背心，腰裡煞著駱駝毛的毛繩兒，足有核桃粗細，腳底下是白襪子開口的黃僧鞋。往臉上看，面似烏金，一部黑鬍子，兩道九旋眉直插入鬢，不過，這雙眼睛也是琉璃珠兒的，環眼鏗亮，大耳朝懷，合掌向心。旁邊有個架子，上頭插著一條九耳八環禪杖，是純鋼打造，鏗光瓦亮。在達摩神像的身背後，有一間屋子這麼大的一個鐵籠子，七八尺見方，四面有老頂的鐵立柱，跟鳥籠子一樣，當中有個門。兵丁拿鑰匙開了鐵門，把韓寶等四個寇賊推推搡搡都揉到裡邊去，把鐵門「咣啷」一關，嘎叭鎖上了。旁邊立柱上有個鉤兒，把這鑰匙就掛在這鐵鉤上。為什麼這個籠子像個鳥籠子呢？因為這籠子的正上頂有這麼一個火圓盤，亮銀的，起碼得有四五尺見圓。圓盤底下吊著一個大燈，裡頭完全都是油，周圍都有稔兒，如果晚上點著，火苗兒一起，亮銀罩再這麼一反光，整個兒的達摩堂內都看得很清楚。嚙！這氣勢兒是不小啊！馬彪一笑：「童俠客，把他們四個人就鎖在這兒，只要你們弟兄三個有本領打開我這五道門，那時候這四個人任憑三俠帶走，我弟兄不但不管，而且還要束手到案打官司，不知您三俠意下如何？」海川聽完點頭道：「情況不就這樣了嗎？」「對！童俠客。」「有什麼話我們到前廳去談，請！」把四寇可就鎖在鐵籠子裡了。

大傢伙兒陪著三俠一直來到前廳，重新落坐。大寨主馬彪面有得意：「童俠客，有什麼金言賜教，講在當面吧。」童林可不讓西方老俠跟哥哥侯振遠說話了，便問：「大寨主，我們弟兄三個人完全都看清楚了。請問大寨主，如果我們訂出日期來，到時候來到您貴寶山去破這達摩堂，您派重兵把守，不讓我弟兄三人靠近，到時日期已滿，我弟兄三人打不開達摩堂，怎麼辦呢？」「童俠客，你不要這麼想，只要我們把日期訂好，你們弟兄三個人願意住在我的山中，我給你們三位預備靜室，準備吃喝。你們去的時候，不管是白天是晚上，我都派人把你們送進去。如果出來一個嘍囉兵，伸手這麼一攔，說不讓打，就算我馬彪輸了。童俠客您還不放心的嗎？」「噢。那麼請問大寨主，您就給限個日子吧。」「童俠客，這不是你們弟兄三人都在這兒麼，咱們就以百日為限，一百天以內打不開達摩堂，他們四個就算我們的人了，如果您打開達摩堂，獻出四位，我們弟兄打官司，您看好嗎？」哈哈，大寨主，我童林奉旨捕盜才一百天哪！大寨主，一百天我看是多了點，您再往下減一減吧。」老俠於成在旁邊就看了海川一眼，心想：人家說一百天你答應一百天，你有能耐不會馬上打開嘛！何必自己下絆腳索？再說這一百天也不多呀！不過，兄弟怎麼說，我跟著你走，我要一攔你，算我做哥哥的不對。

侯振遠也是這種心理：得了，你年輕辦得了，你說怎麼乾咱們就怎麼乾了。

「好！兩個月吧。」「多。」「一個月。」「多。」「二十天。」「多。」

馬彪倒吸了一口涼氣：「童俠客，十天還多嗎？」「大寨主，多！」「既然如此，童俠客，你自限日期吧，你說什麼時候咱們就什麼時候。」海川一陣狂笑：「哈哈，大寨主，小小達摩堂，八十一門武術不用三天五日，咱們二位就訂在一夜之間，從日落西山起到日出扶桑止，破開達摩堂，大寨主你把四寇交與我弟兄，歸案法辦。如果我弟兄三個言而無信，一夜之間破不了達摩堂，我的兩位哥哥，請回自己的家中。童海川抱著腦袋滾回北京城，這場失寶的官司我打了！雲陽市口，項上餐刀，我頂了！四寇任其逍遙法外！」

喲喝！於老俠險一些蹦起來！大寨主這麼一聽啊，上下打量童林，把左手的大拇指這麼一豎：「哈哈，童俠客，這一言出口，駟馬難追呀！」「大寨主，如白染皂，豈能失信？」「好！我再問問童俠客，敢不敢跟馬某當面擊掌？」「有何不敢呢？」「好吧。」兩個人遙擊三掌。「好吧！大寨主，你也很忙，我弟兄就此告辭。」「童俠客等一等，迎你三俠進山，送你三俠出寨。嘍囉兵，擺隊送三俠！」命令傳下了，二百名兵丁收拾好了，鏘鏘鏘鏘鏘鏘，鳴鑼齊隊，恭送三俠離開大寨。眾人來到江邊兒上，三俠上了船一抱拳：「眾家寨主請回吧。」三俠這只小船蕩槳搖櫓，喇啦啦啦，橫穿沅江，直奔南岸。李英、孫亮、於秀也在後頭跟著，一聲不言語。

等到了岸邊，他們爺兒六個棄舟登岸，大傢伙兒「騰騰騰」往前走，趕奔興隆店。海川走得最快，老俠於成在後頭跟著，邊走邊道：「嘿！兄弟，要說你年輕有為，心直口快，哥哥我還是真贊成。可你說一夜之間就要破這達摩堂九九八十一門武術，這裡頭的飛禽走獸、草蟲動物可全都在武術以內呀！兄弟你難道對各門武術都知道其中的奧妙嗎？你就敢訂在一夜之間？哥哥我今年一百零一了，說真的我不敢啊！」老俠侯振遠也點頭微笑道：「哥哥，您說得對呀。海川，咱們哥兒三都懂嗎？」「兩位老哥哥，咱們是弟兄三個，論年齡、論處江湖的時間，你們老哥兒倆都是前輩，但有這麼句話：沒有金剛鑽兒，不敢攬瓷器活呀！想當初，小弟我在江西臥虎山金頂玉皇觀跟二位老恩師練藝的時候，老恩師晝夜傳授我十五年的苦功，最後給了我三本拳經秘訣，那裡頭也有禽獸昆蟲。那個時候小弟我還不太明白，可是這一次我看到了這些個東西，想起我細問老師的經過，我師父跟我提了，當然你們哥兒倆也是懂這個的。古時候軒轅皇帝指猴猴而留技藝，什麼虎有三絕、猴有三躲六閃之功、貓躡狗閃、兔滾鷹翻……人呢？察天地之氣候，仿萬物之靈動，遠取諸於物，近取諸於身，動轉挪移之物皆通靈性，皆有護身保命取食的本能。既能護身又能保命還能設法奪取吃的東西，爭取自己活下來而不被自然淘汰，它們都有這麼幾手絕的。人們把這些個東西練到自己的身上，就是武術，這個你們老哥倆比我清楚得多。我聽了教師的話，今天又看到這些東西，我才如夢方醒，恍然大悟。唉！哥哥，我這是班門弄斧啊。」「不，兄弟，罷了！看起來你是遇到了名師，博學多識啊，賢弟既胸有成竹，我和於老哥哥也就放心了。」

弟兄們說著話就進了龍潭鎮的北口，來到興隆店進店門往裡走，一直來到跨院上房。這個時候，王爺正在屋子裡頭著急呢。二爺侯杰跟幾個孩子們都不放心，正要派人打探打探，沒想到一挑簾子老爺兒六個從外邊進來了。

給王爺行完禮之後，王爺著急的問：「二位老俠客，海川哪，你們哥兒仨這次進山商討事情怎麼樣了？本爵我真著急呀！」

「王爺您問海川吧，我們老哥兒倆拙嘴笨舌的也說不清楚。」大傢伙兒坐下以後，海川才把這件事情從頭到尾細說一遍。王爺聽了，倒也沒說別的，只說：「海川哪，凡事還是應當跟兩位哥哥商量商量，這一夜之間，我看是有點緊吧？」海川點了點頭：「緊是緊點兒，大傢伙兒加把勁兒，我看也能成。」「那麼就趕緊吃飯、休息，晚上好有精神去。咱們再商量商量，你們老哥兒仨心裡得有個譜兒，今兒個晚上都誰跟你們進山哪？」老俠侯振遠點了點頭：「王爺您說得還真對，你們大傢伙兒都誰願意去？」旁邊有人答言：「師父，我們哥兒倆侍候著師大爺、師父和師叔一塊兒去吧。」老俠侯振遠一看，是自己的三徒弟，浪裡雲煙一陣風徐源徐子特、四徒弟過度流星賽電光邵邵春然。「還有別人去嗎？」老俠侯振遠知道這倆孩子最樸實，不會惹事的。旁邊有人說話：「唔呀，師大爺，我跟我的師哥也願意同著師大爺一塊兒去呀。」老俠一看，壞事包張旺和蠻子孔秀。這倆人成事不足壞事有餘，可有一樣好處，到了必要的時候，他們二人能出個餽主意，慫個壞招兒，總而言之還是有用的人。但老俠仍問：「你們二人武術也不精，能為也不大，幹什麼去呀？」孔秀忙說：「哎，師大爺，我和我的師哥商量好了，一來嘛要見識見識，趁這個機會，想看看

達摩堂。再者說嘛，也是幫著師伯們出一出主意什麼的。」「嗯，好吧，你們二人也去。還誰去呀？」旁邊兩人搭茬了：「師大爺，我們哥兒倆也惦著去。」老俠一看，夏九齡和司馬良。「你們倆人小小的年歲也敢上達摩堂？依我說算了！」「師大爺，我跟我哥哥商量了半天，我們惦著跟師父、師大爺、師哥們瞧瞧去。因為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呀，將來長大了，也有說的講的。師大爺，我們到那兒聽話、不淘氣，您帶著我們倆去得了。」

王爺趕緊搭茬兒了：「老俠客，既然兩個孩子有這份兒心願，您就帶了去吧，說真的這一輩子也不見得准碰上這種事兒啊。」「哈哈！王爺，您哪！偏向著他們倆。好吧，你們倆人一會兒也收拾收拾，跟著去吧。」再不讓別人去了，因為還有孫亮、李英跟小蓮花於秀，再加上三俠這就十二個人了。其餘的人陪著二爺侯杰在店裡頭保護王爺。

大家伙兒吃完飯，稍事休息，天可就黑了。老俠侯振遠把二爺侯杰叫過來：「老二呀，跟幾個孩子在家裡，你可要好好地保護王爺，我們進山，賊人是知道的，恐怕他們到店裡攪鬧。」「哥哥，您放心吧，我們爺兒幾個一定留神。」小弟兒們各自把兵刃帶好了，隨著三俠從店裡出來，王爺千叮嚀萬囑咐：「海川哪，一定聽哥哥的話，不要自作主張。」海川也連連地答應。

爺兒幾個直送到店門口，看他們老少十二位英雄順著店門一直往西，又沿十字街往正北，出了龍潭鎮北鎮口。

大家伙兒沒走出多遠去，就聽沉江的水聲如牛吼叫。遠遠地望見渡口上有一隻大船，船上有三個馬紮兒，沉江三鼠竇氏兄弟在船上等候，二十名水手相隨。船頭上兩塊夾棹三道鐵箍，一桿大竹竿上頭懸著氣死風的燈籠，上頭顯得出字來：金銀亂石島。跳板已經搭好了，等爺兒十二個到了以後，竇三、竇志、竇能、竇明，可就全下來了。他們都穿著長大的衣服，也不拿兵刃，恭恭敬敬來到切近，躬身施禮：「哎呀，於老俠客爺，你們老爺兒幾位來了啊，我弟兄三人奉寨主之命準備船隻在此恭候，我們來得不晚吧？」

於老俠擺手：「不晚，不晚，你們弟兄早來了，我們大家伙兒謝謝。」「請吧！」眾人全部上了船，竇大爺竇志一擺手，兵丁們解纜繩撤跳板，船篙點岸，「喇啦啦」一支篙橫插大江，一直趕奔金銀亂石島西北方向來了。這裡有個蟹甲的山環兒，一片蘆葦，他們的船可就奔這個地方來了。越走越近，眼看著到了，原來是一片沙灘。沙灘上也有盞氣死風的燈籠，站著四十名兵丁，六寨主金錢水豹陸占鼇在這兒等著呢。等爺兒幾個從船上下來，陸占鼇一躬到地：「陸某在此恭候三位俠客。」「有勞陸寨主。」「請吧。」拿紅燈引著道路，大家伙兒順著山坡上來了。路確實不太好走，轉到山上頭來到後山，有一隊嘍囉兵在這兒把著。陸占鼇站住了，對於老俠他們說道：「你們幾位請吧，從這山道兒一直轉過去，越過前面山環，就看見燈火了，那就是達摩堂，恕陸占鼇不奉陪了。」「陸寨主請吧。」陸寨主帶著人走了。

這個時候，正是明月東升，一片黃沙被西北風攪起，沉沙撲面。等大家伙兒順著道來到達摩堂切近了，嚨！達摩堂周圍燈火通明，遠遠地望去，猶如一座火龍宮。海川別看性子急，現在可也不敢疏忽大意了。說真的，一夜之間破不了，不是董林一個人栽跟頭，還有這百十歲的於老俠和八十多歲的侯老俠哪！一栽就是三位呀。來到正南方，於老俠帶著大家伙兒一個門一個門整個達摩堂轉了一個圈兒，這才返到南方丙丁火，這裡與白天看的一樣，還是火星當值。往正面一看，老俠於成久經大敵，一回身：「孫班頭，把你的花槍交給我。」金眼鷹孫亮一伸手把自己的紅纓槍就交與了老俠。老俠把槍接過來，對董林說道：「海川哪，你拿這槍點點台所，看看有別的毛病沒有。」侯振遠心說：海川，這個地方你就得學，冒冒失失順著台階「蹬蹬蹬」往上一走，「哧」一下，把你陷下去就危險了！常言道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哇。海川答應：「是。」伸手把包袱先交給了司馬良，然後接過槍來。一蹬一蹬的拿這紮槍往上點，看看有埋伏沒有。這樣整個兒的九層台階全點到了，沒事。海川站在台階上一招手，爺兒幾個這才上台階，跟海川到了一塊兒。海川把槍交給孫亮，「謝謝您。」「童俠客您太客氣了。」

海川一瞧，門兒裡這個假人，穿著打扮換了，光頭沒戴帽子，有個假辮子，身上穿著土黃布褲子汗衫兒，左大襟兒白骨頭紐子，粗藍布大褂又肥又大，煞絨繩，搬尖兒灑鞋，白布襪子，跟海川一點不差。海川心裡說：這是寨主拿我童林開玩笑，奚落我呀！海川看了看二位老俠客：「兩位哥哥，你們老哥兒倆看看，這人往這兒一站，是哪一家武術哇？」侯振遠心裡想：好！

還沒進門呢，你就考上我們哥兒倆了。這個人站的這個架，是往下一鏟身，左腳虛著右腳實著，體重後移，雙手一合，三環套月式。「童賢弟，你問我們哥兒倆這家武術，我看這人站的意思好像是劈掛掌，我可不知道說得對不對。腳底下是弦，通在木板下。這個槽兒，正跟這個弦合著。海川、於老哥哥，我說得對嗎？」「哥哥您說得對，一定就是劈掛掌。」「對！」西方俠於爺在旁邊搭茬兒了：「是劈掛掌，但是誰先打這頭一陣呢？」海川回過頭來：「你們大家伙兒都聽著，這門武術叫劈掛掌，你們誰認為可以試試，誰就可以自報奮勇，頭一個跟這假人比比武。」海川剛說完，旁邊就有人搭茬兒了：「唔呀，師父，弟子不才，我要跟這個假人嘎啦嘎啦試一試。」海川一瞧是孔秀，便道：「孔秀哇，你願意跟這假人動手？」「不錯，弟子願試一試，吾是笨鳥先飛。」海川答應：「好吧，我們盼著你旗開得勝。」「謝謝師父的吉言。」

孔秀這個人沒能耐，但是他絕頂聰明。那他為什麼還要過來，還要上這個當？這叫聰明反被聰明誤！孔秀怎麼想呢？真人嘛我打不過人家，是個練武術的我就贏不了！但你是個假人，我還贏不了你嗎？海川看了看他囑咐道：「孔秀啊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」孔秀把自己的長衫往絨繩裡這麼一掖，大褂兒底擺往起這麼一撩，袖面挽了挽，把自己的小辮兒也挽了個鬆兒，然後他到了門坎兒這兒，看了看這木頭人，還是照樣不動。他聰明呀，這木頭人怎麼個厲害呢？我試試。孔秀邁步由打門坎兒進來了，往前試試探探走了兩步，這個木頭人還不動。「唔呀，這個金銀亂石島的幾個混帳王八羔子，他們這個木頭人嘛是唬人的，不然的話就是年久了，裡邊都長了鏽了。這個木頭人動不了啦，該著我孔秀露臉。」孔秀大大方方往前走，眼看著快到跟前了，左手一晃面門，上右步微然一斜身，右手一攥拳，這手功夫叫「惡狼扒心」，照木頭人的胸膛「喇」一拳就到了。人家製造木頭人兒的這主兒太高了，這是多少代鐵善寺的大師們研究出來的，你各個武術都會也須得精通，難就難在這兒了。人家哪門兒的武術都有好招兒、有絕招，哪能隨便往外傳人呢？

等孔秀這拳喇的一下快到了，這木頭人上左腳順著弦槽滑步，右手胳膊這麼一掄，劈掛掌這叫「轆轤翻車」，照著孔秀的胳膊上「啪」就一砸，險些把他的右臂給砸折了！跟著這假人右步踏中宮往前滑，右手翻回來，「反臂撩陰」就是一掌。這種東西一劈一掛，非常兇啊！正打在孔秀的小肚子上，可把孔秀給打著了。「唔呀！」順著門裡頭給摔到台階下頭去了，叭！咕嚕咕嚕……，正咕嚕到海川的腳底下。「唔呀，坑了吾子了，害了吾了，敢情這個假人很厲害，把我打了。」當你的腳一離開木板地，也就是沒有力量加在木板上了，這個假人自動的退回原位，還照原樣劈掛掌的「三環套月式」又站好了。

海川一伸手把孔秀給攙起來了，「唔呀！」疼得孔秀在海川的前頭捂著小肚子直轉悠，他這口氣緩不過來，功夫大了，臉色兒都變了。「唔呀，這一掌啊，險些把我給打死！」侯老俠可問了：「孔秀哇，我問問你，你是個大活人，怎麼叫假人打了？」「我也說不清呀，當我夠著它的時候，它就夠著我了。看來這個東西十分厲害。姪男沒有想到，我的右胳膊險些叫他給砸折了，小肚子一個『撩陰掌』險些把我給打死。師父啊，這個東西可很厲害！」

海川把臉往下一沉：「可惡，不叫你進去，你非進去不可，到現在知道厲害了吧？」「我曉得了。」「一旁站立。」孔秀跑一邊忍著去了。海川看了看司馬良、夏九齡。說道：「齡兒，你們倆人的武藝很不錯，去吧，到達摩堂跟假人比比吧。」這倆孩子機靈呀，忙說：「師父，我們倆人就到這兒來看看，沒有跟這假人比試的心，師父，我們不去。」海川也不免強，轉身對兩位老俠說道：「兩位老哥哥，迎門這家武術是劈掛掌，這是小弟我的事兒，破頭一個門。二位兄長給兄弟我看著點兒。」長臂崑崙飄鬚老俠於成哈哈一樂：「海川，你呀，能者多勞吧。」孔秀在旁邊咬著牙還疼著呢，心說：這個老頭子老奸巨滑，是個老狐狸精，他嘴裡淨說好的，可就是不過去動手，還得讓我師父過去。海川一抱拳：「兩位老哥哥，給我看著點兒。」說完了以後，大褂也不撩，袖面也不挽，小辮也不挽鬆兒，往下一矮身，腳尖一點地，一長腰，「噌」一下從台階底下就蹦到門坎兒裡，跟著海川一滑步，「喇」的一下，可就移上部位了。腳一蹬上，底下的千斤砣走線錘一動，弦「喇」一響，這假人向右一斜身，輪起右臂來向董林的

面門「喇」的一下砸來了。

海川明白，這裡頭都是招套招、式套式，如果你看這右臂一個翻車打來了，你要往旁邊一滑步，他的左手照樣兒「撩陰掌」打你。海川並不躲閃，左腳蹬住了部位，這假人左臂「喇」的往海川的面門砸下來了，海川就用右手迎著它的右胳膊外皮這麼一穿，你往下砸，我往上支，跟著右手腕「叭」一叨它，叨住這假人的假二棒子，往回裡順手牽羊這麼一拉，伸左手平推，這手功夫在他的掌法裡頭叫「麒麟吐書」。只見海川的左手掌對準假人的胃脘一擊，掌掛一團風，「嘭！」一聲就打上了。再看這銅帽兒一動，裡頭這盤弦嘩啦啦就散了。假人就勢往後一仰身，「撲通」躺下了。它腳後跟有個窟窿，有一撮子弦，其中粗弦就由上百根細弦擰著成的。喝！這個東西真不簡單。

海川就勢這麼一撤步，掉過臉來往裡走。

海川站在門裡頭，看了看別處沒什麼了，手一招：「兩位哥哥跟大伙兒請進來吧。」這些人隨著二老俠上台階，可就進了頭道門。現在，跟白天來可不一樣了，因為這第二道門一邊有一個角門，從正南方說叫東西角門。

這兩個角門白天來的時候是關著的，這會兒完全都開了。在東角門裡有一個人，這個人短衣襟小打扮，絹帕纏頭，弓蹬步的架式，左腳虛著，在前邊這麼一繃，右腳實著，腿往下挫一點兒，這麼一弓，右手攥著一口壓把厚背雁翎刀，刀刃衝外，刀尖衝下，反著左手的腕子，手心這方面是衝著外，手背衝著裡，倒提著這口刀。左手是掌，一搭右手的手腕，就這麼一個姿式，也不是夜戰八方藏刀式，也不是背背塌腰，也不是金刀切葉，就是倒提刀這麼一個站式。老俠侯振遠看完了，當然知道這門武術是什麼門戶的，可是他不言語。大伙兒再看這西角門裡，也站著一個人，這個人穿著一身藍，短衣襟小打扮，絹帕纏頭，站在那兒左腳微然往前一點兒叫丁字步，掌裡合著一條蠟桿槍，既不往後坐也不往前傾，一尺多長的槍頭子，鴨子嘴式，犀牛尾的紅纓，鏗明亮亮。海川看完後問：「老哥哥，您看這是哪一門兒的槍？」

老俠侯振遠真不樂意，心想：弟兄呀，你怎麼老問呢？我跟於老哥哥都是人間的俠客，一名二聲，武藝當然精通啦！話雖如此，可武術這個東西還是要練到老，學到老，只有蓋棺才能定論，我們要說不上來，不就栽給你了嗎？

不用說馬彪拿這達摩堂考我們哥兒倆，你就把我們哥兒倆給考了！可是侯振遠又怎麼能直呼直令他說自己的兄弟呢？便道：「嘿，賢弟呀，這個槍的名目我倒是聽前輩們提過，在於老哥哥面前我妄談兩句。這門武藝出在南宋年間，有一位大官長、大元帥，這個人就是開府儀同三司、武昌開國公兵馬大元帥、姓岳名飛字鵬舉。岳飛岳老元帥幼年之間拜陝西周侗為師，受周老先生的真傳實授，周老先生他就受達摩尊者的親傳呀。他的槍法純粹是運用氣功，不然的話，怎麼能夠在牛頭山戰敗金兀術百萬雄兵、千員戰將哪？這套槍法叫八卦綿絲槍，俗名又叫梨花槍。可就不知道對不對，愚兄妄談哪，哈哈。」邊笑邊看著海川。海川明白了，老哥哥的話裡多少帶著點鋒芒了，知道是自己把話說出口了，不由得臉一紅說道：「啊，哥哥，您既然說這槍是八卦綿絲槍，那麼就一定是八卦綿絲槍了，可不知道誰破這門槍法呢？」

老俠於成從旁邊捶著後腰過來了：「唉，這兩天哪有點兒招風，腰還疼上來了。嘿！可是既然到這兒了，也不能說了不算。這回你們哥兒倆給我看著點兒，我來對付對付這八卦綿絲槍。不過咱們可把話說在頭裡，我要把這槍對付了，東角門兒這刀我可就不管了。」侯振遠點頭：「老哥哥，好吧。不過您先等一等。」「嗯，怎麼著？咱們不就這一晚上的工夫嗎？」「不，您看，後面有很多使槍的，像騰身步月李士鈞，還有金眼鷹孫亮，也請他們試試，讓到是禮。您說對不對？」「對。」其實呀，您看人家李英是家傳的三十六把子絕命神槍，那是沒錯的，人家不外傳，可以說天下無敵。老俠侯振遠剛才那麼一論槍，別人不說，李英這個年輕人就有點不服氣。他心說：要說使槍，那還得讓我們爺們兒過去，侯老俠為什麼把這假人的槍說得這麼厲害呀？要不我自己試試。這個時候海川有點看出來了，李英邁步往前來，他一抱拳：「童俠客爺、於老俠客、侯老俠客，在下我聽侯老俠客爺這麼一論槍，我想起來了，先父當年傳給我李英三十六把子絕命槍時就跟我提過，咱們家的槍法可以說是武林絕藝，天下無二，儘管這麼說，沒有碰上過真正的對手，也搭著我李英出世很晚。這麼辦吧，今天我對付對付這條槍，老俠客爺，晚生搶先一步，如果晚生我把它戰勝了，您老人家就能省些力氣。如果對付不了，再請老人家您來。」「哈哈，李士鈞，你是看我年歲大呀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們大伙兒就看看你這三十六把絕命槍。你是神槍向西來李躍李光輝親傳的功夫，我們大伙兒也開開眼。」

李英從孫亮的手裡把槍接過來了，溜達溜達地轉到三俠的前頭，回過身來兩隻手一合，抱著槍，深深地作了個揖：「三位俠客爺和眾位師兄師弟們，給我瞧著點啊。」這樣，李士鈞轉過身來，往前一長腰，就來到西角門裡，雙手一合槍往前一探把，腳尖兒一點木板地，木板地兒一發軟，千斤砣一動，木頭人跟著就動了，他「喇」的一槍，槍走一條線，這手功夫叫「仙人指路」，直奔假人的胸前。當槍尖兒快紮上了，假人的左腳就動了，往前這麼一滑步兒，踏中宮從正面左腳往前滑，跟著把身體這麼一斜，胸腔一貼，這假人橫過來了，猛的雙臂一抖，一顛槍「咣」的一下，正砸在李士鈞的槍桿上。「噹啷啷」槍就脫手而飛了。這假人的槍招兒太快了，就勢往前這麼一搯，「喇！」直奔李士鈞的喉嚨就紮過來了！當李士鈞發覺的時候，槍尖距離他的喉嚨也差了一寸了，李士鈞躲不開了，可方寸不亂。他的機靈勁上來了，猛的往後一仰身，槍往前紮，他往後退，這就給李士鈞多少騰了一點兒功夫，「撲通」，仰面朝天就摔到木板地兒上了。幸虧這種木板有顛勁兒，不然李士鈞這下雖然不被這假人的槍給紮死，也得摔個腦震蕩！好嚇哪！三俠和所有的人都吃了一驚。李士鈞兩隻腳跟一蹬木板地兒，兩隻手一撐腰一提氣，嚇得面色焦黃，二目發直。來，這手功夫叫「蛇行縱躍」，在長蟲身上練出來的武藝。這假人也回轉原位了。再看李士鈞，哎呀，嚇得面色焦黃，二目發直。

順著頰角啣啣啞啞往下冒汗珠。「哎呀！」海川可喊了一嗓子：「李士鈞快請過來吧！你看，多危險哪，你還是多瞧一瞧吧。」「謝謝童俠客爺，晚生真沒想到這個假人的槍法這麼厲害。」「是啊，來吧，看我的吧。」老俠侯振遠一擺手：「賢弟呀，破這八卦綿絲槍也不須賢弟勞神前去了。讓給愚兄我吧。」「哥哥，那您多留神。」老俠侯振遠把寶劍從腰裡就摘下來了，把劍往前這麼一遞，夏九齡把劍鞘攔住。老俠一頂崩簧，金磕金的聲音，龍吟虎嘯，嚙楞楞……，龍淵古劍拉將出來，一道寒光「喇」的一下冷氣襲人。

老俠右手一控劍，左手一攏額下的銀鬚，鬚眉倒立，虎目圓睜。雖然說對著假人，也得拿著狸貓當虎看哪！老人家回過頭來衝於爺點了點頭：「哥哥，您給我看著點兒吧！」於老俠點頭：「能者多勞，兄弟，這下瞧你的啦。」

老俠客腳尖兒一點木板地，輕身提氣一長腰，唻的一下就縱到了角門裡，可腳尖一點地沒站穩，木頭人就一抖大槍，對著老俠紮前胸掛兩肋，老俠侯振遠一看這槍奔自己來了，並不躲閃，腳頭兒一點地，丹田一提氣，「噌！」旱地拔蔥起來五尺，在半空中懸著呢。這假人的槍就不往前走了，它紮誰去呀？它往回抽槍一撤步，老俠侯振遠「喇」的從半空中往前一趨，腳不落地寶劍先到，正紮在假人的喉嚨喉上，輕輕一點，「嘭！」點上銅帽，盤弦一散，唏哩嘩啦。假人往後一仰「咕咚」躺下，腳後跟露出弦來，老俠侯振遠這才腳踏實地。「哈哈，看來這八卦綿絲槍也沒什麼了不起呀，海川、於老哥哥看見沒有？青龍劍巧破綿絲槍。」老俠於成在旁邊這樂呀：「哈哈，侯大弟，你這劍法太高了，當你腳尖兒點地縱起來的時候，這假人回去了。哈哈，看來你這招兒只能贏假人呀！」老俠侯振遠一捋鬚子，哈哈大笑：「哥哥說得對，咱們就是蒙假人的能為。」說完了以後，貓腰把李英丟下的槍拾起來，然後慢慢走到大伙兒跟前，先把槍交給孫亮，孫亮直道謝：「謝謝您哪！」然後老人家把寶劍還鞘遞給夏九齡。九齡心說：我就知道我有差事，來了我就是劍童嘛。

老人家於成衝著海川、侯振遠一抱拳：「得啦，這回該瞧哥哥我的了，我不能淨說不練，咱們大伙兒到東角門，這使刀的歸我。」大家可全奔東角門來了。來到切近，海川一攔：「哥哥，這樣吧，咱們哪，誰認識哪門武術，誰就主動要求去破，不再讓的了。這門刀法叫釣魚刀，它的名字叫八卦轉盤刀。老哥哥既然我認識，就由小弟我來破吧。」「兄弟，你這是疼愛我呀！看著哥哥我年紀大了，那麼我就謝謝啦，我給你看著點兒。」「謝謝哥哥，侯老哥哥也給我瞧著點兒。」老人家侯振遠點了點頭。海川一伸手：「李士鈞，把你的厚背雁翎刀借給我使一使。」李士鈞摘下刀來往前一遞把兒，海川伸手把刀抽出來。侯老俠關切地說：「兄

弟，你可多加小心。」海川點了點頭，攥著刀轉過身來，腳尖兒一點地，長腰奔了角門。海川沒使過刀，大傢伙兒都想看看，認為很新鮮。其實海川不但鉞法好，刀槍劍戟斧鉞鉤叉，樣樣都好。因為這有個基本功的問題，如果你自己的功底兒扎實，你拿起什麼來都一樣。

大傢伙兒看著海川邁步往前走，墊步擰腰，可就來到了這個木人兒的切近。假人左腳在前，右腳在後，海川往前一搶身，腳踏中宮，也是左腳在前，右腳在後，往下一拿樁，體重後移，把刀衝前這麼一推，一副「釣魚刀」的架式。左腳尖微然一用力，木板地兒稍微一軟，走線砣一動，假人可也就跟著動了，再看這假人右手反腕，右步一跨，反身子一斜，「順風搖旗」，右手的刀對準海川脖子就砍下來了。海川沒動地方，一伸左手，微然這麼一甩臉，拿左手照著假人的手背上「啪」，給了一掌，這叫「劈刀」。假人也很靈啊，它也往回撤步，墜肘沉肩往回撤刀，海川的刀也就到了，直奔這假人的脖子砍來。假人的左手起來一扇海川的右手手臂，海川也用劈刀，「啪、啪、啪！」就是三招哇。老俠於成點了點頭，心說：自從爺兒幾個來到達摩堂以後，假人高手、昆蟲走獸，好像打起來都不費勁。老俠於成明白，因為哥兒仨的本領是超人的，這樣駕輕就熟游刃有餘，好像玩玩笑笑著就把假人贏了，實際上這也是一場激烈的戰鬥！呼吸之間是生死。